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可齋續藁後卷四

宋 李曾伯 撰

奏申

辭免召赴行在

臣自荆入蜀由制建宣雖腹背之敵粗支何毫髮之勞  
可紀特效嚴召仰戴隆恩顧臣力戎三邊丐歸五載患  
難早涉血氣易衰精慮既殫分量亦極況以積憂而致  
疾祇宜息影以養疴自知甚明寧復可用茲賴保全於

末路遂酬退佚於故邱儻假弓旌未棄惟蓋則是前言  
皆偽僉論謂何福過而災必生力盡而誼當止回天有  
冀躋地敢陳伏望聖慈俯鑒愚悃特賜寢收召之命從  
休致之祈自茲殘息未泯之年莫匪大造更生之賜

辭免除資政殿大學士福帥

自天有命無地措躬伏念臣雖歷四封何補一畫齒髮  
衰而心力竭憂患早而疾疢侵此孤蹤所丐一歸而五  
載具陳累疏乃蒙不黜而召甫解即除晉之書殿之大

名處以帥藩之福地聖恩至厚愚分固榮第臣曾上印  
未幾且納履者屢心迹正願休於一壑夢想豈敢到於  
三山投閒置散私計已宜辭危就安公論寧恕恐貽顛  
覆適累保全伏望睿慈曲鑒真悃收回新除之命俯遂  
終老之祈更生此息九殞莫報

第二辭免

臣恭誦訓辭感深悃幅退惟臣以孤危之跡本無毫髮  
之勞自知精力之衰不勝藩翰之寄所以四五年而來

無歲不上丐休之牘高高在上實鑒此心茲蒙矜其間  
關之遠役既遂其全歸畀之優游之美職復示以崇獎  
恩隆寵異何翅更生臣平昔環轍四方雖艱險勿避適  
彼樂土詎敢不承第惟八年于役邊最稜聞萬里甫還  
神觀未復正以血氣凋耗暈眩間作日惟藥裹是事自  
此苟安家食或可粗保餘齡倘猶貪榮自是迷戾雖公  
朝未忍弊蓋之遽棄而微臣豈堪鈇刀之再割若勉強  
復出則慚負累陳用瀝由衷終祈反汗伏望皇帝陛下

施鴻恩於不報憐馬力之已窮早賜收回成渥許令請  
老俾全晚節知戴聖恩

第三辭免

臣拜稽祇誦感戴彌深願惟奔走之微臣倍費生全之  
大造游承明訓因攷先朝昔之嘗帥蜀而守閩者臣浚  
以宣威出越五年始除臣汝愚而閩制還歷再歲始授  
如臣無能為役去官曾幾何時延異渥之遽加視前修  
而實覲矧臣蚤衰多病請累得閒苟安野處庶保餘年

復冒蕃宣是徼大戾恃際逢之千一致蒙瀆之再三伏  
望睿慈俯矜愚悃速賜收回恩命改畀時髦俾遂初心  
免誤隆委不勝幸甚

辭免湖南安撫大使奏

聞命渙放撫躬震灼竊惟三朝元會方將開長泰之期  
一道牽連所以重帥師之命匪求邦哲曷副岳咨如臣  
者一朴無能屢試罔效比驅馳於諸閭復閱歷於八年  
賴從欲以予祠獲投閑而問里甫休餘息甘老頽齡敢

期有旨以起家仍使叨恩而作牧明時未棄人所歆榮  
綿力勿勝已則危懼况長沙昔雖內地在今日則為要  
藩南嶺北荆實相壤接左融右靖皆可道通自敵萌入  
腹之姦而剝有及膚之慮將密防於後戶須善踵於前  
規臣鼓三而竭曷克即戎矢一不中必至誤事倘勿能  
於偃倭恐寧免於顛隳欲望聖慈俯矜愚悃收回成命  
改昇時髦俾安香火之緣實戴乾坤之造

再辭免奏



誦風雷之詔令感天地之恩私一介至愚再瀆則罪第  
念臣誤膺簡拔荐玷蕃宣凡淮襄嶺蜀之徧更皆城郭  
封疆之重寄當艱危之際亦冒昧以前雖事功初無可  
稱然精力因此盡竭今復起家而作牧固當報國而捐  
軀但臣丐休已累年投閑纔數月餘息甫憇重任曷勝  
此猶私憂抑思公計伏讀荆雍齒唇之有訓固無楚越  
肝胆之不孚祇慚皆已試而寡謀何以副共濟之責望  
恐將士習聞其不武將遐陬玩視而相輕大懼震于躬

不幸乎隣只當良其背自知所止用殫愚悃荐扣睿聰  
伏望聖慈曲回神算念戎旃之久歷俾家食之少安溝  
壑未填涓埃嗣報

三辭免奏

伏讀訓辭感深悃悞竊惟十行賜札委寄為至隆三命  
循墻控辭幾已罄以洪造未加於捐棄顧微臣敢憚於  
驅馳第念臣徒有孤忠初無長慮雖天幸屢當於邊面  
每日虞難保於病軀連年以來累疏請老蓋恐踈庸而

敗事匪求安佚以便身自蜀子還辭閩從欲且傍加於  
祠廩正仰戴於聖恩今倘為長沙之行此不但重門之  
責隣壤相閔之脉絡間謀實籍於輔車有撫摩之政則  
根本弗搖有鎮壓之威則藜藿不採臣既虧素望且迫  
衰年老馬於故道已忘微蟲而負山必踣茲懷瑟縮懼  
誤倚毗以先事而憂之惟陳力而止爾輒忘萬罪荐布  
寸衷伏望睿慈深為國計別擇精明之士付以安藩曲  
全疲軟之蹤俾安末路

辭免兼節制廣南奏

聞命戰兢措躬無地竊惟邊腹交迫人心共危朝廷有所使令臣子豈敢辭避但以臣屢更邊任智慮久凋竭來湘牧精采盡索方以傳兩隣之騷繹未知保一道之奠安何有兼人之才可膺越境之寄竊窺神算猶錄舊勞謂其嘗用荆而接蜀邊今遂復以湘而預嶺事然而以今揆昨大有不侔蓋以荆制蜀猶以實應實以湘制廣幾以虛馭虛何則荆間有兵刃有資財有將帥又臣

以四五年經畫之力三數司僚佐協濟之長可以運掉而蜀之大勢則亦有城有險有兵有糧以此賴國之靈因人成事獲紓危急僅免曠瘼是猶以實應實苟可為也今則湘中無勁兵可調無民將可使無餘財可用無堅城深池可以自立前後恃幸左右倚隣自謀猶慮弗旣何力可以它及兼廣右邊面兵脆而且單城惡而弗險公家瘠而無力今將防遏數千里轉戰深入之敵方欲且仰千百輩遠戍之師以控三四郡汗漫之邊面以

此責之應接望其備禦空名徒假實患曷支是殆以虛  
馭虛交相累耳兼湘嶺相去迢遠當幸敵不窺闔則已  
設如傳聞所及倉卒難應臣者黽勉受任徒彼此諉責  
未見其為救急之策也用是敢瀝衷赤祈扣睿聰伏望  
聖慈收回已降指揮庶得二廣帥臣各共乃職臣亦得  
以苟安湘部免誤國事

辭免兼廣南制置大使奏

衰朽孤蹤間關四塞自壬寅之春已當邊閫今十六年

迨壬子以後累申休致凡四五載實以齒髮已凋落精力已殫窮恐誤國家願老田里去夏甫遂退閒之請今春忽被蕃宣之除意謂公朝亦憫其舊勞姑使少佚於內地竭來之戎曾幾何時應接隣境征調繁興遣發綱解期會峻迫獄訟疲於梳剔器甲費於繕修皆勉強以支正曠戾是懼上命忽令於兼制愚忠已慮於弗勝敢謂因南服之過虞復使踵西征之故步此決無可兼之事體固不待言然創置未有之司存何可徒手況嶺外

自有任責之寄而日來比之前時已寬添此贅疣祇自  
多費亦恐肝膽不能盡孚矧如微臣昔雖帥桂既身染  
於瘴且痛及其孥今驅馳又更萬里之還而血氣非前  
十年之比一之已甚再其可乎茲望風已為之寒心豈  
臨事可責其禦忠儻輕冒受將重頌憂然臣既聞成命  
潭已有權官不應復滯逗以遲留只得急解組以控告  
臣已將潭州倉庫錢穀截日損結帳狀及將潭州牌印  
職事於今月十六日牒付運判洪某交割管幹一面挈



出館舍其安撫司職事則臣存留大使印時暫行事以  
都總官印并併算本司錢物牒洪運判候管幹留司外  
誰不避雷霆之威祈俯回日月之鑒伏望曲憐危悃深  
入睿謨特賜收還新除併免所居舊職茲實為於國計  
非但徇於私情臣更生此恩九殞莫報

再辭免奏

伏讀訓辭退深震懼命出君父在臣子豈敢愛身乃者  
初八日臣已具狀奏以節制廣南驅馳一入已於十一

日起離潭州見今在道但是制置大使之命却不容不力控告者近者臣準省劄指揮令臣不許文具辭免以誤國事臣竊謂今日南中之事正當上下以真實相應共禦外患臣若不量事勢輕重冒昧祇受此却是以文具塞責今來力伸辭免正是不敢以文具輕應欲以忠實報陛下也伏念臣駑駘無似蒙陛下東拔以來在淮在嶺在荆在蜀屢當閫邊前後惟恐稍有誤國幸未曠敗今茲再入嶺表既受隆委豈敢不竭犬馬之力曰制

置曰節制官名雖異氣力則一但以節制徃則經閫可  
以共事協濟司存不致創生費耗若必建制閫帳前豈  
可無兵甲萬人庫帑豈可無錢物千百萬貫有其名而  
無其實只以空言號令徒手經畫却恐虧中國之事體  
啓四方之輕侮此臣所以力告陛下乞收回新命也兼  
考國家三百年來二廣不曾遣執政資格置立大閫皇  
祐儂智高不過一賊朝廷命狄青雖合湖南北廣東西  
為一又詔鄜延環慶涇原擇蕃落廣銳騎軍以配然不

過經制盜賊事畢即還熙寧間郭逵之討交趾僅一小  
夷雖令兼荆湖廣南宣撫亦不曾久建司存至富良江  
即還蓋以二廣事力瘠薄難以贍給國家不過因事遣  
使未嘗專置大閫也臣今若受制置之命以入姑為之  
則具文實為之則無力而况與敵相持又與二臣之時  
不同應酬稍差成敗所係臣身何恤國事繫焉只得不  
避萬死再伸真實之請伏望陛下恢乾坤之量回日月  
之明斷自宸衷收還成命所謂刻印銷印適表聖心之

公臣敢不誓死以報國恩若以臣辭制受節為罪臣無所逃避干冒天威跼踖以俟

辭免兼廣西運使奏

祇戎踰月未副閫謀錫命自天俾兼漕節方懼再三之有瀆其於共二以曷堪竊惟帥臣管兵計臣管餉此本朝之舊制固疇昔之屢陳所謂通融乃權宜之規近令分任實處置之當臣頃焉疏奏蓋為邊憂易用武臣召還文吏雖庸老不能力勉倘艱危寧以身當已盛聖恩

曲徇愚請如閩藩之寄敢不消日以祇承若餽餼之司則非衰年之能辦不惟無此精力可施於計度毋乃前所條畫幾欲於蕪并公計恐致於勿支私心亦何以自白用殫衷臆洵扣淵聰伏望睿慈收回新命免蕪它職專意邊防所有轉運司職事或恐仰某亟欲入奏臣當檢端平丙申湖北闕漕體例權從閩臣委幙僚時暫權管以聽朝廷別行除擢所有蕪轉運省劄見寄留靜江府庫不敢祇受

再辭免奏

伏念臣因入廣之行自去冬以來屢勤朝廷之出命臣  
罪深蒙瀆言殆數窮本不敢復有陳請實緣臣雖彊陸  
之任嘗歷於金穀之事則踈向也精力尚強與夫窠名  
素定勉令辦集猶且憂虞是以在荆則九屢辭總餉之  
司入蜀則不敢預財賦之職况今歲去而智慮已竭時  
異而事任孔難嶺戍之秋防在前漕餉之日計不足俾  
司供億須藉精明臣以氣再衰之餘繼肱三折之後甫

茲劄聞已覺負乘之勿勝使之兼司必致庖醴之俱廢  
最是前漕寶因臣請而去此在公論猶曰國事而然若  
強顏居之不疑與扼吭奪之何異得罪朋友負愧神明  
恐以後議今將益甚於昨必貽敗闕必累簡知用敢再  
伸激切之悃伏望睿慈早賜處分收回兼漕成命所有  
廣西運司不但邊餉為急今歲係科舉年分舉行試事  
近在目前伏乞速除正官免有曠職不勝幸甚

乞免兼漕事奏



一介庸繆本無技能遭逢聖明猥備繁使徃歲精力未  
衰東西命不敢辭難自壬子在荆至丙辰出蜀五年之  
間自覺心智不逮恐貽敗闕屢以休致陳請前後不知  
幾疏歸田甫數月蒙恩守湘辭之勿遂改命來嶺豈堪  
再役方此勉膺剏閩倏畀兼漕已嘗力伸控免臣向在  
荆則乞免兼總餉在蜀則不敢預金穀其於財賦實非  
所長天高勿俞只得冒昧共二今日未久而司存供  
億支吾不行朝廷科請煩瀆已甚目今廣西見屯駐戍

諸軍實在計二萬五千餘人自昔所無盡仰漕臣以給  
一日不可以弗繼此須得一年力方壯心計有餘之士  
始堪任此而臣衰老益甚志慮已昏疆場備禦之間猶  
恐措置之弗及簿書出納之際豈能計算之克精儻值  
軍興必誤國事是用不避天威祈哀淵聽伏望聖慈俯  
察臣真切之悃將臣免兼漕寄別選時髦以濟事功免  
致錢糧疎誤上費朝廷區處不勝幸甚

再乞免兼漕事奏

退揆寒遠疆吏蒙被國恩凡所使令豈敢辭避實緣臣  
邊任久歷智慮已殫年事浸高心力不逮向來雖嘗任  
荆淮總計催驅付之僚屬出納具有常程不過將以庶  
勤有所受有所給且是時年方壯也今則廣古漕司自  
來不曾餉軍及五六千人以上今歲水陸增兵共二萬  
五千餘人士卒深入瘴癘之鄉所仰券食一日不可少  
闕而漕司連政以來那移應辦已自罄竭仰之常賦則  
不容增加請之科降則祇見紊煩官吏皇皇相告未免

歸咎臣之老鈍無所措畫臣竊惟理財之官非精健妙年不可無亦天之賦才固自有限量雖廉頗不能智於楚劉晏亦不能終於唐臣妄一庸人為陛下守淮守荆撫蜀犬馬之力至此一無所施矣再入嶺外有識共危近自敵兵幹至邊隘叵測狡謀萬以事關腹心憂廢寢食其於諸軍供億委是神剿形瘵不能支吾況臣舊時瘴疾今覺不時發動聞寄且恐不克勝任安能復兼漕寄用是不避天威再控危悃伏望聖慈特賜矜憫斷自

睿衷俯從免兼之請別選能吏專任漕節非特少寬愚  
臣之責實為國計之便

乞休致奏

一介孤蹤百無它技誤遭簡擢屢玷蕃宣始終十七載  
于茲周旋三四閩之寄中間城壽浚泗復襄葺郢戍蜀  
解劍備殫駑力數犯危機屢當兵革之搶攘幸免疆事  
之疎敗然精力久已耗竭衰病亦且侵尋自知甚明不  
能者止故自壬子至於丙辰顛天丐休五年之間不知

幾疏蒙恩獲歸田里甫閱半期奉命守湘弗容控避劄  
閫入嶺又復載驅念上恩備極於優隆在微臣敢辭於  
險阻重冒煙瘴適值風寒以二十年窺闖之狡謀凡兩  
三月盤泊於近境國威所及兵禍幸紓然而蹊徑已為  
幹開隄防宜益加備以熟觀事勢須別作規模若曰一  
番侵軼亦止若斯設恐再警應酬不過如此則事必有  
大誤非臣之所敢言其急莫若速求英髦易去老鈍臣  
雖犬馬下走朝廷亦既寵之書殿視為政府矣切考自

本朝立國以來政府大臣罕嘗往帥南方止是皇祐間狄青以平儂入熙寧間郭逵以往交入皆以近臣提重兵建大閫然青僅留數月逵不及一年祖宗深仁厚意亦以瘴鄉不欲使之久戍曲示保全故也無攷自紹興以後諸臣中亦未有十年而兩任桂林者臣固不敢援此自便實緣臣賤命於新年二運交并火燥必焚身灾靡虞國計是懼無以向嘗苦瘴幾至殞軀近覺不時發動頭痛一作殆不可忍豈容頑然不自知退必待誤國

而後止此臣之所以僭瀝血忱以告也日前敵已遁跡  
民粗息肩靜江城壁修浚已勝前時漕司錢糧出納皆  
有成籍臣亦無所規避實以老弗勝任如前所陳伏望  
聖慈哀憐真悃檢照臣壬子以來前後累疏從臣守本  
官生前致仕凡未死之日皆更生之年干犯寔誅臣席  
藁俟罪

再乞休致奏

臣伏讀聖訓感極愚衷竊惟疆陲多事之時固匪臣子



乞身之際然揆力苟弗勝於隆委則陳情其敢憚於嚴  
誅實緣廣西劄閩大異三邊狡計姦謀已非一日蹊徑  
稍有於踈漏江湖即為之震搖安危所關負荷莫重必  
得壯年有精力之帥別為明時大展拓之圖兵戍無弱  
形司存有餘力以之撐表托裏而脉絡貫以之居重馭  
輕而臂指隨即溪搖可聯屬而委心邊城可周密而立  
脚縱使秋冬之或警庶於宵旰以寬憂臣已迫頽齡無  
復遠略再來嶺嶠雖越期年調兵遣將上勤廟謨科鋸

饋糧復資國費凡所以與時而應接皆不過隨宜以支  
吾職任雖名兩道之制司事力僅及中州之大縣今止  
以桂林一浚築之役已不勝官民兩虛竭之憂乃者勉  
禦風寒實繇天幸敵情正爾巨測事會來者無窮為國  
長慮所當亟更如臣謏才已不足用蓋已驅馳之既久  
衰病之交侵年運之方灾智力之已竭雖欲為必葺之  
計恐終無可大之規不去而留弗敗則斃用是輒忘再  
瀆敢瀝寸悰伏望聖慈特垂矜鑒念臣數載之前累丐

休致察臣一歲於此無補事為今已過於狄青數月而歸而不拘以余靖逾年之限曲從愚請俾老首邱實隆天厚地之曠恩誓死日生年而効報

辭免除觀文殿學士奏

成渥渙頒微衷震栗竊以書殿崇班宸恩至寵昕朝元會奎畫首膺必隆委之克承則殊休之斯稱伏念臣年齡逾邁筋力已衰奉命再南適當幹腹逐敵雖北益為寒心蓋近事幸黽勉以支而後圖正綢繆是急將大為

於規畫必別選於英髦使氣勢壯而可以折衝脉絡通  
而可以托裏一新布置庶免顧憂臣揣技既五窮丐休  
已累載不去必至於誤國自分惟有於乞身故於舊冬  
即陳公奏備殫懇切正徯矜憐求退而乃忽遷俾因而  
未之革蒙恩則厚懷懼愈深況質病恐不免於煙嵐而  
灾年且難逃於星數方虞速咎何敢叨榮用瀝愚忱冀  
回聖聽伏望皇帝陛下察臣衷之真實圖嶺事之更張  
保存孤蹤收還新命檢會近疏特賜俞音使無類蝸壁

之升得以遂孤丘之正更生之造九殞莫酬

第二辭免奏

伏讀明訓感極愚衷竊惟殿帷之高華秩視政塗之邇  
列初何補報辱此恩除退揆孤踪豈當再瀆實緣臣入  
春而苦宿瘴連月而甫向安氣體尚爾蕭然精力至此  
竭矣近者洊申丐休之請正俟俞允之音惟嶺當幹腹  
之防非臣可養疴之所既難勝於重仔詎敢忝於殊榮  
用再控陳乞從寢免伏望聖慈亟與收回新命改異時

髦檢照近奏特從休致實拜隆天厚地之賜

第三辭免奏

臣誦聖訓之丁寧感上恩之隆渥聞命則拜在臣宜共  
第以一介庸瑣之蹤備更四塞驅馳之寄罔功而賞取  
數已多揣已何能於分當止蓋自壬子在荆之日至於  
丙辰出蜀之時願致為臣不知幾奏求退而每加之進  
律甫歸而復畀之起家固已極其寵榮常恐致於踈敗  
踰年戍嶺天幸實多抗疏歸田日望得請今乞身之未

許乃錫命之過優其如材殫智竭而事會方殷福過災  
生而疾疢頓作此滿盈之當戒豈忝竊之可勝臣近已  
恭體訓詞恪供職業願畢秋冬之守冀寬宵旰之懷乃  
若殿幄崇名儒紳高選平生夢想之不到一旦恩數之  
遽臨偃然受之速其斃也昔鄭僑力辭邑賞羊祜不受  
侯封古固有之今敢援此伏望聖慈軫念由衷之請非  
敢飾辭特賜收回新命俾安愚分實拜隆天厚地保全  
之造

第四辭免狀

某謹不敢再四奏瀆第念某昨帥荆七年之前已屢陳  
乞休致非止一疏蓋緣艱難早歷精力易衰疾疢相仍  
頽薈已甚分量至此而已極矣咎惟恐於見侵雖黽勉  
不敢憚勞而支吾轉覺費力方此懼孤於事任豈容冒  
受於寵榮其為控辭實非矯飾所願畢此冬防而苟免  
保其晚節以使歸卽是隆恩委無過望用敢再瀝悃  
仰瀆威崇伏望鈞慈特賜敷奏寢免新渥俾遂初心實



拜始終生成之造

第五辭免狀

竊惟引辭再四之瀆已重於譴尤殊渥千一之逢允極於榮耀茲久淹於君命幾不近於人情實緣某自知才力之衰庸常恐事任之疎曠抗章請老已屢籲天積憂熏心矧多病日倘分量不知於滿溢是言行未免於背馳被旨弗俞撫躬曷處無是再戍連年而未能寬顧所冀防冬竣事而即請乞骸孤蹤既非久留異數豈容虛

受疊輸悃幅免負甄鎔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察由衷之  
懇切特反汗以收還賴皇威或保於封疆以舊職遂歸  
於田里更生此德九殞難酬

以病乞休致

庚申

臣孤苦餘生無堪為役屬南鄙之孔棘勤當宁之顧憂  
仰體隆知重度瘴嶺自去春宿疾頓作已費支持迨秋  
及冬應接邊務心勦形瘵屢苦頭疼國事多艱身豈遑  
恤有失調理荏苒日久遂成痰厥之疾於四月初三日

眩暈不省幾致危殆今親醫藥將及一月夜不能寢晝不能動呻吟苦楚實不聊生重念秋防已迫之時是豈養疴廢事之日用敢瀝忱哀籲君父欲望聖慈念臣一生徧歷疆場備竭犬馬之勞未嘗避事察臣年邁命蹇罹此竒疾縱使尚延殘喘亦是廢人特賜宣諭大臣速命閫帥措置邊防從臣近奏與守本官致仕俾臣得保餘骸獲歸舊里實拜天地生全之造

辭免召命奏

成命渙頒拊躬震栗伏念臣重來二廣倏跨三期值邊  
腹之憑陵幾剝膚之危迫僅全封守實賴威靈正虞勤  
宵旰之憂難以逭春秋之責自去臘已伸於投劾蒙聖  
恩未忍於加誅屬以憂慮積於中嵐瘴薄於外倏貽危  
疾大費醫治自知愚分之滿盈願乞餘骸之休致屢櫻  
淵聽上犯霆威正此忍命須臾俟命允可敢期天地之  
造俯念犬馬之蹤收召遽頒隕越曷稱載念二十年之  
去國三四閩之捍邊若得一望日月之光而遂邱樊之

請豈非至願其如五旬卧病四體不仁修塗歸役猶未能保其生向闕觀光豈敢復作此想兼臣自備戍薇之役殊無橫草之功得寬譴苛已為天幸倏頒命召恐駭衆聞顧當此病廢之餘惟投之間散則稱用伸危臆上扣洪私伏望聖慈收回新命檢照累牘俾守本官致仕使臣儻扶殘息歸返首邱實拜隆天厚地始終生全之造

貼黃

臣自四月初三日抱病整及五旬茲蒙聖恩除代已  
拜天地保全之造第以臣之疾雖無增減奄奄微息  
正恐莫保朝夕見輿櫬自隨未知所終靳帥趙祕撰  
見在隆興自彼至桂林約非一月程不可深慮其起  
發遲緩秋防在即邊閫不可久曠臣自病在告即以  
制漕府三司職事劄僉廳取稟參謀豐提刑僉押區  
處文割錢穀首尾已攢結了畢一一分曉並無綰繫  
伏望聖慈令臣不候新帥到司先以三司之職交付

參謀豐提刑時暫管幹以俟新帥之至仍乞催新帥  
前來之任庶臣早得趨此夏漲挈病骨碎累登舟東  
下隆恩固極誓圖結草以報伏乞睿照

起離靜江奏

臣衰病孤踪戍嶺無補跨三年於此僅能措辦桂林之  
城壁可以永為保固計論罪山積臣所自知仰蒙聖造  
保全除代予還不幸連月抱病分謂溘先必矣今幸尚  
存餘息獲俟代者之至趙經畧已批報定約八月初八

日入廣西本府界臣元準發下制置大使司印近七月十五日結局已封寄庫官所有三司交割錢物並有增無虧如漕司軍券科降則已具逐月出豁賬冊並皆繳申矣臣見取八月初四日啟行往興安就舟因迎謁新帥既見而後去自此泐湘出湖泛江而下僥倖獲釋重寄遂歸首邱皆乾坤更生之賜也廣西今歲雨暘時若一稔倍於常年四境貼息邕宜間邊報節次已從僉聽具申朝廷仰托威靈幸亦寧靜但以臣愚料南丹一路



敵既窺伺將來恐或由此以犯宜陽今冬却須未至有  
警然臣亦已語僉舍不可不過為之防發兵增戍宜川  
及以錢糧助其修葺關隘目前須可少寬天地也臣以  
離桂有日所合奏聞伏乞睿照

貼黃

臣前者屢乞收回召命令守本官致仕久未準回降  
緣臣委的卧病未痊見輿櫬自隨修塗猶未可保伏  
望聖慈早賜從欲施行

歸里謝宣諭奏

臣今月初一日甫達里舍即準十月二十五日聖旨宣  
諭仰蒙聖慈念臣分閩嶺表適會孔艱煩言屢及姑爾  
施行且蒙聖訓諒臣忠忱已加全護令臣安心歸里以  
迓平和臣拜手恭誦感戴聖造保全之賜至於涕隕伏  
念臣自壬寅歲蒙陛下擢之守淮庚戌守荊州甲寅解  
圍劔隘始終蒙被煩使一身自頂至踵淪浹恩渥深願  
竭犬馬驅馳之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戊午再入嶺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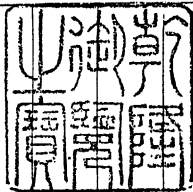
臣自知精力衰憊必不稱鞭策中間又值年運屯蹇災  
咎是虞亦嘗控告天聽乞賜汰去果而連歲值敵大入  
以南方素無備之地當此敵二十年幹腹之謀誤國誤  
民固所深懼猶幸初年戊午冬龜勉支吾敵不能深入  
至己未敵蠻擁衆侵軼遂致迫我內地雖嘗調兵追襲  
於湖南之境連獲勝捷然不能遏之藩籬之外此臣之  
罪也煩言屢及誅竄奚逃仰蒙聖慈僅從薄罰倘非上  
恩寬貸則臣齏粉矣惟是臣因積憂熏炙一病已亡閱

月謂必死煙瘴又蒙聖恩曲加保護除代俾歸自秋八月起離靜江水陸數千里僥倖扶持殘息獲達首邱君父此恩與天同大銘肌刻骨已未知所報茲準聖諭之及蒙始終全護一至於此自顧螻蟻微軀未泯一日皆大造之賜一飲一啄知戴恩私臣雖未即殞而四體不能舉動恐已成廢人自今得藉覆燾稍安田里從事醫藥或能少延旦夕皆君父再生之恩生得為幸民死不為異鄉之鬼誓當銜環結草以圖報稱

又謝宣賜金器

臣今月二十二日承閣長鄭師望恭傳聖旨宣諭以臣解任言旋賜臣器幣以示眷懷天光所臨對越咫尺臣聞命驚喜過望措躬無地伏念臣戍嶺因功分甘譴責不善調攝抱疾而歸病卧蝸廬生意如髮每念煙嵐之脫免獲投里舍之寬閒是皆仰賴陛下天生而地成海涵而春育不忍加之誅斥而終賜保全臣刻骨銜恩矢心圖報止以沈疴久困恐將朝露之溘先寒谷苟安豈

復春風之敢望詎圖聖造猶軫孤踪憐其廢棄之餘寵  
以蕃庶之錫精鏐重幣貽隆恩上茗竒芬特頒異品  
此宜以示諸侯有功之勸今乃以畀一介無用之人可  
謂聖德之包荒不遺其如愚分之踰涯莫稱臣謹九頓  
百拜如數祇領於以對揚明天子之休命遙望闕庭臣  
無任



可齋續彙後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可齋續藁後卷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錄監生臣萬朝宗



欽定四庫全書

可齋續藁後卷五

宋 李曾伯 撰

奏申

回宣諭令調兵援廣與徐經略商確丁巳

臣一介衰庸屢試罔效甫還家食遽拜恩除屬方領事  
之新未知圖報之所近準密劄備奉聖謨俾臣整兵三  
千以備廣戍臣二十三日已即恭稟回奏正此選將士  
點罷甲辦券犒以俟桂閫進止之報今者二十六日伏

承閣長麥欽恭傳聖旨諭臣以湖廣唇齒相依國事不可忽令臣調遣慣戰之兵分屯邕宜之間以扼諸蠻之路臣仰見陛下慮周萬里備謹重門銷患於未形勉臣以共濟臣才綿力薄恩重命輕伏讀訓辭為之悚惕竊惟敵人幹腹之事乃是宗國切身之憂以邕宜而觀視沅靖尤緊臣去嶺八載來潭甫旬近事以隔越未能深知妄議而揣摩又所不敢但有欽承密旨整辦戍兵俟報經司謂進則進儻視鄰之急弗恤則誤國之罪敢逃

戒飭存加遵奉惟謹第調兵而往在本司分兵而前在  
經聞所準審旨建屯之地統兵之人以歲迭更令臣貽  
書與臣敏子圖議臣二十七日已即親作一劄恭錄聖  
訓自急遞以往與臣敏子逐一商確謹錄檢粘連于前  
上徹宸覽纔得敏子回報即續具奏伏乞睿照

繳徐經略親書奏

臣近於閏月二十六日恭準宣諭令臣與廣西經略徐  
敏子商確兵屯事件臣二十七日即具手書恭錄聖旨

自意遞達敏子二十八日已嘗親具回奏外今於五月十七日承經司發回元遞收敏子答臣親劄所合繳聞淵聽伏乞睿覽臣竊詳敏子書及得經司公文雖以朝廷調遣戍兵為重猶以經司糧券不及為憂但欲本司整兵五千屯近地為後繼駐兵之地則欲立堡東泉市以扼三路之會且謂已條畫十議奏徹九重臣竊惟此時煙瘴正炎風聲未緊秋冬已去蹊徑當防先事而圖正在今日本司節次所準調兵指揮皆已恭奉臣比又

續報敏子上項兵將來調用或分撥起發或一併遣前  
兵數多寡師期遲速須當預以明示第司存器甲頗闕  
已申請於樞庭將員不多當選擇總統臣之謀之敏子  
未有其人不可不早為之備容臣別具聞奏伏乞睿照  
乞宣借總管錢萬等奏

臣近者洵奉聖旨令於潭州飛虎武勝軍內整辦六千  
人以備西廣之戍臣仰體宸慮日夕關心雖已遵稟睿  
謨奏聞淵聽外臣竊惟湖湘舊在內地雖有屯駐非比

荆淮蜀三邊之兵飛虎猶素練武勝乃新集今者調之  
戍廣且以自潭而桂凡一千餘里自桂而邕邕而永平  
橫山又何啻千餘里道路資糧之費師徒器甲之需司  
存力所可及者當勉圖力所不及者則控告但是兵雖  
預辦將不可不預擇目前管飛虎者曰吳彰官僅路分  
管武勝者曰鄭儀官僅路鈴樞劉兼  
權總管二人者儻使之將  
本軍千百人以往固可備使然以六千人為率且作兩  
次起發三千人一部使不可無一總統今欲求三千人

之將於荆淮所部亦且難其選况內地乎蓋材藝不足以壓衆則弗服戰陣未嘗經歷而遽往則難恃名位相埒而不相下則難合責其多辦必素撫循固不可急而後求之也臣雖嘗徧更諸閫舊部將校不為無才然在楚徒思於趙人而楚才豈肯為晉用臣近者是以放閒散中乞命徐安民添差總管於此得其來庶可相與商確協助軍務已蒙朝廷特從其請臣猶慮緩急而奉遣調之命倉卒恐有乏使之憂修途赴援必須得經慣之

人異路借才敢以申權宜之請臣竊見閤門宣贊舍人  
淮西總管錢萬前年以荆檄提淮軍援蜀道晝夜兼程  
而進不避險阻不憚苦辛以赴王事之急其諸項援兵  
有先發旬月而逗留在道者賴其賈率始魚貫而上而  
且善於撫馭兩年在蜀屢立戰功士卒無東意臣數年  
荆蜀觀下流應援諸將萬為首稱往亦嘗申之朝廷矣  
萬近已還合肥既為淮將臣不敢僭辟以闕擬乞公朝  
特與宣借帶淮職來湖南以備總兵戍廣仍俾量帶所



部二三百人以偕庶可藉經戰之淮兵倡勇敢於湘卒  
所謂一人善射百夫決拾非但將得其人以之作三軍  
之氣亦一機也向後冬防竣事南夏無虞命萬歸淮不  
妨元職儻蒙聖慈俯從臣請下有司宣借豈勝國事之  
幸

貼黃

臣竊見長沙見屯萬人撥之諸閩近比恐合置一都  
統臣近觀諸將中善於教練戰士者曰劉整臣援之

於小校中去歲乃臣勉其留蜀以北人為西將常慮其不相下儻蜀中可輟其出欲望將來處以此俟使湘兵得其教練三兩年皆可為精卒伏乞

回宣諭手奏

臣六月二十三日承閣長闕德亨恭傳十三日申時聖旨宣諭錢萬闕皆從所乞劉整見留蜀中恐不可

輟他豈無人可具聞奏湖廣唇齒相依切宜與印應飛同心協濟不遺餘力臣謹恭奉欲回奏間二十四日又

承閣長麥欽恭傳十四日未初聖旨宣諭臣所乞

闕

充計議面諭廟堂謂其人慘甚用之害事可別選奏  
辟臣恭誦聖訓感極愚衷仰見陛下恢天地之量以容  
人揭日月之明而燭物求士如勿及不以人而廢言銷  
患於未形俾先事而叶慮而况朝奏暮報應之者如響  
春生秋殺付之於無心顧臣何者而蒙君父丁寧申諭  
委曲開曉一至於此臣未知將何以報聖德臣所準審  
旨錢萬已從所乞秋防戍嶺庶藉以行劉整難於輟移

令別選擇臣謹當遵奉嗣具敷陳苟非其才未敢輕進  
乃若湖廣唇齒之相接正貴藩閩脈絡之交通應飛有  
志事功親被簡擢欽承戒飭之訓敢忘協濟之忠今聞  
應飛遵陸而來壓境不遠比蒙朝廷附至省劄已遣官  
屬賚迎前途俟其見間倘及南事臣雖當再衰三竭之  
後初無千慮一得之愚國事攸關臣衷敢忽自當面與  
商確整軍旅備戍役期於僇力共獎以奉明詔乃若  
三字者從臣荆蜀同涉崎嶇復襄援劍頗能裨助用是

僭干天聽俾備驅馳朱家為季布之言明知其過無知以陳平為薦蓋取其才仰蒙聖度即賜以俞音式昭明時獲有於棄士繼知廟論未貫宿愆遂使微臣負此大戾幾誤於採聞然望陛下於此等人終賜之收拾今謹遵別辟之旨熟擇其人容續具陳奏

繳印經略來劄手奏

臣輒有危衷上干聖聽臣猥以庸老再玷蕃宣仰賴威靈麤供職業但自九月之末即聞西邊羅氏播州之警

十月以來又聞南邊特磨安南之傳累得荆廣公文關報事勢若迫臣所部湖湘正當兩鄰之衝素無一事之備兵力復撤人心共危臣職雖思憂不皇寧處謀弗越境安敢僭陳今月二十二日得廣西經略印應飛書其詞曰應飛自得特磨之報安南之報此心如熏蓋念敵人積年工夫破大理入善闡降羅鬼此皆蠻之强大者皆已入掌握中纔入省地奚往不可區區宗社之憂更出於所部之外今精兵良將盡在兩淮若自上旨輟二

萬人命兩大將前來轉殘局為勝勢當在此舉其言頗自急切俾令密啟臣載念曩在荊州因繳蜀報雖危急之幸解而怨尤之是招本不敢再犯此戒深惟東南心腹之繫左右唇齒之聯隱弗以聞患恐浸亟謹節其詞在前伏乞睿覽宣示輔臣共圖廟謨速遣邊援以救封疆之急宗社生民豈勝幸甚

貼黃

臣今月二十二日亦得四川茶馬李遇龍十月二日

書言播州已半月無報慮敵徑趨黃平則事勢緊急  
臣竊惟沅靖一路若蜀兵議其後荆兵托於裏猶可  
以緩其入乃若邕廣一路蹊徑雜通備具素虛臣正  
切憂之方具奏聞又得印應飛十八日書若果如言  
則事勢尤迫矣應飛令臣奏聞謹以其真本繳連在  
前伏乞睿照

同洪漕乞修潭州城奏

臣等輒有奏聞上干睿聽臣等猥蒙選擇來任漕牧適



值荆廣兩隣蠻境騷動東南心腹之所係左右唇齒之  
相關所憂固不止為一道計然職思其責所部湖南九  
郡密接廣西湖北地分蹊徑不一道里非遠官民徃於  
中州之習前後不為外圍之防近雖遵朝命以遣戍卒  
團保伍下武岡以辦糴餉踏寨隘其實全倚鄰以為固  
詎可復恃幸而不憂最是長沙地大物衆雖會府之雄  
城圯地堙無保障之賴兵力比已多摘武備元無素儲  
前注甚孤後著孰繼臣等深惟國慮且為民憂既無劄

脚以為保聚之規莫知下手以圖備禦之畫旬月於此  
寢食不安相與罄竭愚忠博訪僉議皆謂保湘之計它  
郡未暇論惟有浚築長沙城池之策無事亦可為國立  
藩屏有鄰急則可與民護室家事雖未必至此然江湖  
之間得此一城中立首尾聯絡縱有緩急亦可使敵有  
後顧不敢長驅前者惜未圖之閑暇今豈容不殫忠切  
以告但潭城周圍踰二十五里城當加之幫築池當浚  
之濶深臨渴掘井力有所不能捧土塞缺或者必以議

兼是興大工役必集大衆捐大費若以枵虛之力倉卒之際安能以空言辦切照諸邊修築城壁須得曾經歷將帥任責措置計料工程調遣江上或諸邊大軍留戍入役然後起集州縣民夫助之合軍民而用非數萬人數月工不可至於錢糧給餉樓櫓器具皆合興創其事體重大其費用浩穰儻匪出朝廷之力則決非州郡可任用敢不避觸突列具奏陳伏望睿照深入宸筭宣示輔臣更加審議或以臣等管見有關大計朝廷不惜勞

費以保封疆則乞先調都統制一員提領重兵前來屯  
戍乘一日之寬防兩面之急就令任責相度計料措置  
續具條畫以聞

回宣諭兼節制奏

臣近以臣應飛屢書告急囑臣密啟宸聰乞遣兵援輒  
犯天威以聞今月十三日戌時承十一月五日巳時臣  
子聰恭傳聖旨宣諭廣右戍兵除黃州鎮江湖南外近  
又調廣東一千人沿江正副司一千五百人已通七千

餘人且蒙聖訓以此三軍分布儘足禦敵而團結民丁  
又不預焉已諭外廷催促已調未到之軍兼程而進可  
報應飛勉之卿亦宜助其不及臣仰見陛下聖謨經遠  
英斷若神俯念封疆之防亟頒帥旅之命臣不勝敬嘆  
臣所收應飛近報似若稍緩前聞今得王師魚貫以將  
臨是使敵謀狙伺之知畏嶺人聞此庶幾恃以無恐臣  
恭遵聖旨即當以宣諭指揮緘示應飛俾知勉力以副  
委寄乃若湘兵湘財近準朝廷支調力所可助豈敢弗

共臣又準宣諭令臣以湖南民兵誘之官爵結以恩信  
七甲峒丁舊曾團結邕宜兩州最緊於民兵上用工臣  
尤見陛下並明兩燿燭洞四表但湖湘民丁如七甲等  
多在溪峒緩急使保鄉井則可調之越境所不敢輕動  
須資糧尤更費力臣亦見今團結諭之整辦以備不測  
如嶺外邕宜民兵却亦未知近來事體可無措置應飛  
今蒙聖諭必能加意惟是臣恭準指揮俟節制雖聖  
眷以此示倚毗之重顧臣愚豈堪任應接之責大凡已

有餘力則可及鄰倘弗自支安能他助隆名徒假實事  
何裨正恐彼此相諉適誤國事臣已具公奏乞賜收回  
省劄伏望聖慈特賜俞允

回申軍馬錢糧通融事

今月十五日酉時準十一月六日尚書省劄子恭奉已  
降御筆李某兼節制廣南任責措置備禦須至指揮  
十一月六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湖南廣東西路軍  
馬令審度緩急調用錢糧除朝廷總所窠名外令斟酌

通融支遣仍申尚書省樞密院先具遵稟關奏劄送臣  
須至具奏者

右某照得今月十三日恭準省劄備奉御筆某兼節制  
廣南任責措置備禦某已於十四日具奏乞賜收回已  
降指揮其所準省劄見寄留潭州軍資庫今準前項指  
揮某不敢祇受併將省劄寄庫外伏乞敷奏併賜收回  
施行伏候鈞旨

回宣諭令勉諭呂鎮撫及七甲兵等事奏



臣近以辭兼節制陳瀆睿聰此月八日領十一月二十  
五日遞恭奉詔書不允臣躊躇連日兢惕微衷懼綿誦  
之弗勝將倚毗之上負正修再續祈賜俞音屬值風雪  
初十日方再領二十七日遞恭奉二十六日聖旨宣諭  
伏讀聖訓兼制之命切不可辭臣退念犬馬遠臣頂踵  
國恩天隆地厚力雖知其不逮命弗敢以重違見擇十  
三日癸巳祇受續具奏謝外所準聖諭一劉整復回重  
慶固科迫於北敵未免喚回馬思明已入播州此則又

得舊將必能叶力一湖南七甲義兵係在郴境名為七

甲不滿五千

見於陳韓任內唐亮所編經理小錄連粘冊頁在前

名曰峒丁多省

民也嵩之嘗調黃州赴援止是六百餘人頗費賞賚頃

者自被旨團結已節次下州縣催促應飛近欲調之戍

桂此却頗難蓋民下皆非紀律之諳不容駐戍之遠本

境非有調用未敢起集乃若招徠感發之訓恭遵指授

旦夕少加示攜方不虛行一廣右文人所言敵欲假道

事雖在於疑信理當示於羈縻陛下詔獎賜賚聖謨處

置已足以服遠人之心昭皇明之見其主陳日照始末  
臣向年守桂與之交鄰日淺僅聞其略不能深知所奉  
聞奏臣前者節制建司已嘗略具條畫未準回降乞賜  
施行但有科撥軍費未敢以請取自朝廷區處伏乞睿  
照

回宣諭趣行令雄飛於緊要處置司奏

臣自十一日起離潭州已一再具奏繼此日在行役不  
敢稽緩今來十八日已過衡山嶺正月初七日戌時纔

遞承苑使劉穆之恭傳聖旨宣諭趣臣啟行切勿遲回  
有妨備禦臣敢不恭奉惟謹臣雖病後羸弱自當一面  
催趣前邁所準聖旨雄飛合於要緊處置司以臣愚見  
廣西邊面邕宜為緊雄飛所職既在融宜欽三郡則於  
宜置司可以控扼但宜州新守汪雷發到官未久未審  
合不令雄飛併兼鎮撫邕管就知邕州替回雲拱更取  
聖裁又準聖旨應飛廉勤有才幹正欲使之佐卿臣仰  
見聖明委任責成之意臣惟知同心協力共濟國事謹

當以聖意諭應飛安心職業以圖報効外伏乞睿照

貼黃

臣今日至衡州三十里頭欲遣遞間得經畧印應飛  
正月十三日書報所遣廖揚孫往安南一面趨趣三  
日後起發欲令臣繳聞今謹以來書一段并牒安南  
檢用此繳進所申安南之事尚未見虛實的端併乞  
睿照

回宣諭令勇於戒途奏

臣今月初八日以廣西報到安南事件未知虛實頃刻不能自安嘗具奏聞擇日起發今乘已於十一日起離潭州十二日道間收正月十一日京遞承知閣臣子聰宣諭聖旨令臣勇於戒途以寬宵旰且蒙戒諭提撕獎拔至於今日若貽避事之譏公論謂何臣伏讀聖訓為之戰灼危懼措身無所伏念臣本以孤寒一介誤蒙陛下簡擢至此恩隆天地義重君臣東西奔走惟謹前後豈敢違悞今者嶺外之役奉命兼制臣既以祇承權令

移司臣亦已恭稟臣之所以未敢祇受制閩者正以二  
廣事力自來不曾專置大閩廣西素為瘠薄近數年來  
連政疲於備邊廣東雖號優裕一二年來有司取之竭  
先臣所謂欲脩南詔當寬湖廣今若又創一大閩恐重  
為民困此臣所以趑趄不敢也陛下諭臣以崇文劉闢  
之事臣無能為役敢望古人實是臣之才不及崇文敵  
之患有甚劉闢臣之此去惟以刻苦為心簡儉為政以  
朝夕申儆脩禦為急務只用節制司行事與臣應飛協

力幹當期於上寬天顧臣世受國恩身徇王事乃分之  
宜誓圖糜捐以報所準聖旨事力不逮許臣條具黃炳  
李宗城所申安南以被敵犯事宜應飛已申聞朝廷必  
先於此報然不敢不以繳申密院據應飛書辭以為委  
難遽信果無此事則幸倘如所報却不可忽臣以其繳  
到錄白安南陳阮兩公牒并王載所供及黃炳李宗城  
等申狀逐一參考見得十二月初七日敵攻破富令州  
據阮牒亦下渭龍州侵入定安初六初七兩日其國陳  
言其迫



國主王太師撫軍三項兵共約十四五萬人王載等親見陳偽太師以十一日領兵而出載等以當日離彼國而歸令黃炳李宗城報却言初十日陳偽太師兵向敵十一晚見其敗歸以出兵日子攷之似若少差且王載十一日方回却不言其敗此為可疑意者安南之下海雖未可盡信而敵之犯其境恐或以迫似未可盡諉之難信也廣西邕欽與文為鄰自左江而往纔十二程唇亡齒寒委是可慮臣奉命兼制且令移司此固非臣子

辭避之日但使臣特此空拳建此虛名而入素無司存  
官吏無兵將無財賦深恐不足以當勅敵適所以輕國  
威然臣既聞此事未問虛實豈敢從容坐視今亦不暇  
俟候辭免回降只用節制廣南自當為陛下驅馳而入  
臣雖自立春賤軀為患湘人共知今只得與疾就道以  
此月十七日起離潭州候到靜江當與應飛同心協謀  
措置備禦惟恐力所不逮所有制置使新命決不敢祇  
受却望從臣忠實之請速賜收回此外更望陛下密諭

大臣更思長策伏候睿旨

回宣諭除劉雄飛三郡鎮撫奏

今月二十五日遞到承苑使劉遵恭傳聖旨宣諭降下  
省劄一道具收領聞奏并準省劄十二月十二日奉聖  
旨劉雄飛依舊帶御器械除廣南西路融宜欽三郡鎮  
撫使日下起發仍令制置大使司指定置司去處聞奏  
劄送廣南制置大使司臣所準宣諭除已恭領仰惟陛  
下惠顧南邦選任淮將付以三州之疆場俾為一面之

隄防妙運宸謨猶咨愚畫仰見不自神聖下采菲對臣  
何足以稱塞臣與雄飛自拔之守壽今十五年若嶺外  
得此一將實可倚仗但所被省劄則臣雖準移司之命  
已上控辭之章豈敢妄謙及此謹先陳於收領難公具  
於奏聞容報應飛俾體聖意俟其商確報到別當具奏  
伏乞睿照

繳印經畧書遣官往安南奏

戊午

臣昨準十一月二十六日聖旨宣諭令臣選擇三山仕

於湖廣者遣之往安南覘探近事臣於十二月十一日  
即貽書經畧印應飛恭稟睿謨選擇遣使今於十二月  
二十二日得印應飛二十四日書已選到兼幙廖揚孫  
乃南劍人可以遣行臣已於今月二日回報應飛俾令  
將以書幣遣之入交囑之多方密覘其實歸報所合將  
應飛親書及錄臣所答應飛書詞繳奏於前伏乞睿照  
繳印經略書安南奏

臣初三日方具奏以印應飛書繳聞今遣廖揚孫入交

覘探今月初七日得應飛正旦書及公文報到黃臣今具奏陳下項

睿旨擇士往扣此須就廣右遣之則近容臣即便貽書應飛商確區處若隨朝廷賜賚而往則為有名間尋常邕欽峒丁商賈與之往來却自無間併當囑應飛陸續加意覘探矣又文德入播近傳已離播州往會寧關地屬葛閣却聞敵兵則已退出烏鎖所準聖旨令臣作書勉其策駿切不可擾蠻人等訓戒臣敬當遵體即遣專

介一一備示文德勉其恭奉以圖報效但自長沙至靖  
州凡千里自靖至黃平亦近千里又黃平至播州為程  
六日自播至會寧關未詳里數書問須用遣不能速達  
俟有回報續具奏聞伏乞睿照

貼黃

臣今日得廣西經略司申特磨道農士貴報八月間  
敵攻華沙寨被蠻兵殺死萬餘騎思明州黃炳等報  
九月間敵攻某阿國退戰敵人殺死萬餘經司慮其

恐涉虛妄未敢遽憑申朝廷已令契勘地里遠近及所報虛實所令密聞臣同日又得印應飛書謹剪奏於前應飛書中頗以蹤跡為疑臣竊見應飛孜孜體國留心職事况正興城濠工役決未可輕易更動人材難得乞留聖意併祈睿照

潭州趙剩米撥充修城并廣西軍券食奏

一臣據廣西經略印應飛申乞運湖南廣東米以充廣西之餉臣日者條具已嘗奏申須得朝廷於某



項米內科撥及支運費方可從湖南津發未準回  
降竊見朝廷近調江淮諸軍入嶺深慮廣東取運  
沂流稽緩今以國事所在本任內於潭州文承之  
外有前件趙積令項米內除撥樁修城外尚有二  
萬石見樁永豐廣積兩倉謹撥助廣西經略司令  
自支運費委官前來潭州雇舟取載以充戍廣官  
軍券食支遣除已移文廣西經畧司外伏乞睿照  
一臣猥以無庸奉命守湘僅八閱月去冬屬因鄰警

嘗與漕臣以城築之議進正懼或者以張皇貽誚  
繼准省劄不圖適契廟謨許令措置臣方此講畫  
而茲以創司移治不克効力深惟潭為江湖一大  
藩府地廣物衆實東南根本而城陋池塞久玩弗  
修昔紹興間宰臣周益公守此邦嘗議補砌朝廷  
亦既降度牒充工費不及為而去朱晦庵繼之嘗  
計度裁築又不及為而去熹於甲寅便殿奏陳猶  
乞雜募軍民興築以為一方永久不虞之備至其

移書王蘭猶曰長沙版築不容中輟方是時天下  
亦可謂無事矣而先賢於國家閒暇綢繆未雨且  
拳拳如此而況今日為唇齒慮為心腹防其可已  
乎臣建此議而不能施此工負潭人矣今據都廳  
攢結交承錢米財賦除任內經常支遣起發綱解  
撥隸義米其見管數自比元交割幸無虧其向後  
來發綱運并郡計支遣則見有兩倉椿管米一十  
三萬八十餘石受納秋苗未盡米八萬餘石

正耗  
在外

可備支用臣本任內受納過當年秋苗米斛二十餘萬石並照前後倉例所收斛耗共起發過總所玖綱及截留諸軍支遣并郡用官兵官吏等支用隨收隨支關防滲漏以支為盤不敢顆粒妄用今據都廳紐筭於正數外趨積到令項米今於內撥三萬五千石

餘見後項

見於永豐廣積倉別

嚴椿管專脩將來修城支遣之助伏乞下有司照

應如將來科降修城錢米俾助支用得以訖成工

役潭人幸甚伏乞睿照

至衡州奏東安縣塞丁事

臣今月十九日未時已至衡州得廣西經略司報到思  
明州申狀亦言安南國被敵事然亦未見虛實端的得  
印應飛書見遣廖揚孫將行臣本今早即起離衡陽適  
據永州申今月十五日以後本州東安縣為管下牛鼻  
寨下聚眾焚蕩劫掠未免留此一日區處調兵及委官  
措置招捕並已具申樞密院外臣果日即便起離衡州

謹錄奏聞伏乞睿照

備廣西經司報安南事奏

臣二十日留衡陽嘗具奏聞二十一日即起發前邁當日得廣西經略司十八日申繳到邕州所備思明州黃炳等三狀真本報稱安南殺退敵兵且謂安南國有木匣將到臣以其所報未見分曉連日未敢申聞今來二十三日臣已至永州祁陽縣四十里頭又得廣西經略印應飛書及錄到安南國偽尚書等公牒及所遣議事

官李一揆所供竊詳敵之犯陵謂已迫其城下陵主果  
曾登舟避鋒尋雖收合餘兵夜劫攻敵其公牒不言敵  
兵之敗乃言陵兵之潰則其事勢可見所憂春猶未退  
秋恐再來在彼國猶以為虞吾境其可尚忽委是藩籬  
皆撤唇齒可慮應飛書中有不敢懲創張皇數語果如  
所報豈可諱言昔先朝孫沔奏儂寇事梁適曰無張皇  
沔曰實備不足而貌道鎮靜危亡之道也此真至論今  
日之事雖蒙陛下遣臣之入以臣衰庸無狀恐未可以

此便寬聖慮欲望聖慈宣諭外廷命儒臣檢照國史熙  
寧皇祐間遣狄青孫沔等平儂郭逵趙高等平陵當時  
所用兵財幾何揆今備患尤不可不大作措畫庶幾廟  
謨先定南鄙無虞不勝宗社生靈之幸應飛所申安南  
牒等真本已申密院臣更不再以錄本繳聞應飛親書  
粘連繳奏謹錄奏聞伏乞睿照

至永州奏安南及東安事

臣近至衡州嘗再具奏今月二十六日已至永州所傳



敵人犯陵事別未見續報但聞溪峒中有傳說安南近日之事亦因陳氏篡國其李氏之後有在異域援引而入然亦未見端的自此至靜江地里已近經司發到人從銀兩臣以其事力單薄豈宜有此煩費並已發回併令應於從物不許置一物一件外臣到此適值東安管下寨丁作過郡中心亦覺不安臣在衡州先所遣官所調兵亦是前一日方到永州本欲少留數日了辦此事屢準朝命迫促不敢淹延亦緣蜂蠆有毒不敢輕視

須令先以榜諭會合兵力未容急速如寨丁尚未率服  
方可收補今未免留此半日逐一與之區處備辦應接  
先後之宜面囑守貳及所調官屬將士明示賞罰措置  
招捕度必可安定已詳具狀申樞密院外臣於今日午  
後一面起離永州前去前途續具奏聞謹錄奏聞伏乞  
睿照

戊午回宣諭不必候再辭回降啟行

臣正月二十七日在永州又再具奏今於二月二日已

入靜江府界正欲奏聞間承正月十六日苑使劉遵恭傳聖旨宣諭臣可不必候再辭回降令便啟行臣在潭州正以國事關係天語丁寧不候初辭回降正月十一日已力疾啟行嘗陸續具奏切計徹聞聖聽為日已久但廣中叛建制閫無此費用虛立官稱徒損國體臣於前奏已控愚衷今日得鎮撫呂文德書亦為臣憂之竊謂朝廷不過令臣任責邊事今已入廣只用節制自當與應飛協力共濟正不假是此乃欲為朝廷愛惜事力

非止為臣計也文德書中且及大理之事其慮頗遠敢密以真本繳奏臣出於小忠又犯越職之戒更望陛下詳入睿筭毋徇輕議臣僭越萬死伏乞睿照

至靜江回宣諭

臣奉命入嶺今月初六日已至靜江府正欲具奏遽至恭領正月二十一日閣長鄧允中恭傳聖旨宣諭近觀安南所報果爾則宜有以扶掖之相與夾擊可也臣仰惟陛下以兼愛夷夏為心揅災恤鄰義存唇齒但安南

一事雖節次據經司備到探報竟是未見敵勢輕重敵犯深淺的確定說若使兵在其境盤薄未去彼國能以兵應我有餘力尚可商略區處然自邕至陵十有二程欽之陸路又不止是兵家非知彼知己不可今月初七日據邕守雲拱又備到緝探人錢興等錄到安南國偽太師備錄被兵事宜片紙其言十二月二十四日遣將領兵截其歸路敵兵已遠追之勿及

此報已繳真本申樞密院見得

敵兵雖犯彼國十二月末已自退遁所當憂者未在目

前在向後耳臣向來守桂十年前嘗與其國通問應飛  
雖已遣廖揚孫往臣之此來恐亦不可不與相聞一次  
見商議委官前去將以幣帛至其國都覘其虛實續當  
奏聞臣又準宣諭向者以宜州為要緊劉雄飛本欲使  
之兼守宜州今安南既有此報則欽州又為要地俾雄  
飛兼守欽州如何所當早定可區處奏聞臣竊惟南邊  
緊要邕重於欽雖有安南之事海路至校聞水程十日  
校能乘海敵所不能也陸路三日至邕乃自邕往校若

邕固則欽亦有恃臣近奏擬謂雄飛可以代拱者此也  
今聖筭欲使守欽是亦重地更取自聖裁但臣得欽守  
丁瑤書謂本州無城無兵無財昔雄飛守壽乃臣帥淮  
之時乙已被圍城中兵共萬八千人糧可支兩歲朝廷  
及制司又支錢以助備禦雄飛斯能成却敵之功今雄  
飛若止以身往猶慮赤手搏蛟未易集事却望朝廷更  
資助之使可展布臣又準宣諭制閩之命切不必辭蓋  
名正言順則事可成臣蒙陛下訓敕再三豈敢拒違但

臣之所慮正在制閫之建有名無實到此一日支犒兩路諸軍使自束手借助兩司安敢冒領兼南邊溪洞素來知有經略不必又創一司今以湖南兼制事體自順事力可省竊望聖慈軫念察臣累陳非矯免賜再命臣誓當捐效以報隆委謹錄奏聞伏乞睿照

貼黃繳呂安撫書

臣到此之初自合手具親奏自春初一病又以奔走方定手弱作字不能端楷用代奏聞臣不勝競懼臣



去冬十二月初準十一月二十六日聖旨宣諭令臣以聖意諭文德隨即備錄諭旨遣專人齎示文德今月初七日方得其回書所合以真本繳奏併乞睿照  
辭免新除恩命并開陳五條奏

臣今月十九日恭準尚書省劄子正月二十三日恭奉御筆除臣依舊資政殿大學士廣南制置大使兼知靜江府臣辭闡未報兼郡有除闡之措躬無地伏念臣衰庸無取業已至此豈敢控辭即合祇承管幹却緣目前

利害關繫不止一端若不亟具奏申朝廷區處明白一時勉焉承順向後殄民誤國咎將誰歸只得避萬死開陳五條取自朝廷處分倘蒙從臣之請則臣敢不勉竭駑鈍以圖報效若以臣言未當朝論不賜體恤則望朝廷別命閫臣寧將臣重賜罷黜拱聽施行須至奏聞者

一靜江城池工役朝廷劄下謂已了及一半臣到此首扣應飛則據云工役十分約了三分臣於今月

初九日率官屬閱視大槩其城不過六里桂之居  
民多在城外折毀已多城中止一千七百家亦折  
毀二百餘家矣去冬一時以諜報出於荒急改七  
星之築而為大城自去年十月十六日下手見役  
民丁一萬餘官軍在外所挑濠河石則難鑿沙則  
易泄自南及西僅辦自西及北則方此用工東面雖遠  
江多灘磧所築羊馬牆已了者濶狹不齊未了尚多所  
幫城身則四面並未見有增高者不過間以新土

貼濶舊城或慮久必損動濠岸幾與城相望且樓  
櫓防城器具並未措辦此是工役大略此城既創  
於應飛規畫只合其一手了辦若應飛改除他去  
四面罅漏委之後人却須計已用之費程未了之  
役向後合用工費錢糧多少猶可申朝廷科撥接  
續措置此自當委官計約別狀供申緊要是此城  
之可保不可保則以臣親歷荆淮却不敢詭隨臣  
向守淮東朝廷欲移泰州令臣相度臣謂文吏於

此非長耕當問奴不敢輕率乞差都統制王安相  
視遂得了修浚之事今亦乞朝廷差委曾經荆淮  
守禦都統制一員前來相度此城周備之後有無  
堪以禦患就令任責了此工役庶幾勞民動衆不  
至虛費不然臣決不敢輕易以貽後來誤國之罪  
伏候睿旨

一經略印應飛開閩以來憂勞體國此自不可泯今  
蒙陞之漕副兼知邕州出於公朝精選臣不當妄

議但採之僉論應飛之守桂去邊尚數百里一聞去秋鄰警惴然若不能以終日駭狀百出衆聽難掩臣不欲具述今往守邕緊當風寒萬一秋聲一發又如在桂之時把握不堅臨事失措緩急委責於人徒致相累兼邕瑯此時只當選用武帥臣近已奏聞今應飛自經帥而支郡亦覺怏怏見於言色當來臣望朝廷只留應飛於桂臣却自當與之推枕以濟其不及今事體不同臣實不敢依違欲

望朝廷更賜處分筦筦止乞選用武帥應飛若不  
留桂別處以內地美官庶無用違其才之嘆伏候  
睿旨

一竊見廣西經略司自董槐以來使兼漕計蓋謂經  
司無甚財計全仰漕司所入通融支遣亦猶荆蜀  
制總之相通也然臣嘗謂兵財各有攸司制臣管  
兵計臣管餉此是祖宗舊規今朝廷以經漕兩司  
各分其任委是合宜但經司自此却無漕計可以

貼助略扣應飛謂今經司及郡庫見皆赤立此雖  
供經司亦敢闕乏况敢創建制閫在臣委是無所  
擘畫伏望朝廷斟酌科降應副司存支遣所有諸  
處駐戍軍馬券食却素是漕司任責非臣敢預伏  
候審旨

一廣西見駐戍諸軍散在桂邕宜融諸郡朝廷近調  
見共不滿萬人若以荆淮規模未足守一郡今以  
守一道所謂備禦事件近應飛所申謂皆施行略



盡以臣來此體訪所在空虛今蒙朝廷委臣此來  
臣但知以真實從事若使明知其不可為而勉以  
應承懲創張皇而貌為鎮靜臣所不敢竊見近者  
朝廷令於橫山永平兩處各置堡隘皆在去邕數  
程之外前者徐敏子力言其難應飛嘗與臣謀臣  
答以可以置墩望不可以立戍隘見兵分守五郡  
猶慮不敷安能更有餘力添兩隘兼恐蕞爾牆堡  
介在溪蠻徒立此的以為敵餌緩急決難抗敵一

有疎失堅者亦瑕昔晉欲以三萬人城邾陶侃所不敢為庾亮城之則敗侃意蓋欲空荒其接壤之見不為無見今臣不得不先稟朝廷若只量留兵以為候望臣敢不遵守若欲增置重屯臣不敢任責乞取自公朝處分伏候睿旨

一制閩創司仰見朝廷特加委任之意臣非敢有違蓋以有此名必有此實臣前已具奏若欲建制閩隨帳非得萬兵庫帑非有千萬緡何所運掉今來

臣身已至廣為節制為制置為經略名雖異任則同擁此虛名而實用不能稱徒損事體兼二廣自祖宗以來各置經略溪蠻蜚丁知有此官今一旦罷經略建制置恐觀聽未易孚信此范仲淹之在西邊所以只欲稱舊官也臣愚欲望睿慈收回制置大使新命止令臣仍充廣西經略建司靜江所有廣東相去迢遠亦難兼領乞併令免兼伏候睿

旨

右謹具奏如前伏望睿慈俯矜愚悃恕其觸突之罪詳其利害之實宣示大臣亟賜處分使臣可以效職敢不盡瘁其或力有不連續當控告糜捐報國謹不敢辭所有兼郡省劄恩命已寄留靜江府軍資庫未敢祇受拱俟朝廷指揮臣干冒天威無任戰灼跼踖罪之至

回宣諭勉印帥往邕奏

臣今月十五日承苑使劉遵恭傳正月三十日午時聖旨宣諭印應飛已處以邕宜勉其行臣即委幹官兩人

賈持旨諭示應飛勉之起發亦恐廟謨堅定之不可易也十六日應飛來訪其意頗憚此行以為既作經略今為列郡何以令將士臣答以少卿報廟堂書既勇往豈可退縮進退殊無定據臣逆知其守桂且懼何堪守邕大概畏瘴畏敵之心先入於中強之使往臨事失措必益甚於此臣十一日之奏所以不暇畏避為陛下告也應飛今日方牒到府印勢暫委郡倅以俟臣辭免回降即當祇受所有邕州守臣欲乞睿斷早賜區處臣又準

宣諭版築工役但干備禦令臣一力任責臣業已入嶺  
豈敢坐視但靜江城池委信非人規畫失當僉謂勞民  
費財不足固圉若蒙朝廷差一兵師相度方可措置不  
然祇誤百姓臣前已具奏速乞施行最是民丁四月修  
浚日役萬民困竭已甚城成有益於國怨固不恤今乃  
如此廣中自去秋不雨田疇失耕粒價已三倍於昔此  
時若不權令歸事農業向後軍民闕食尤為利害臣只  
得今早權令民夫住役詳已具申樞密院併合奏知臣

又準宣諭邕宜融欽合用兵數容臣續具條奏併乞睿  
照

回宣諭闕閣長二月六日兩次聖旨奏

臣今月二十一日承閣長關德亨二月六日午時并當  
日申時兩次聖旨宣諭謹具奏如後

一恭準聖旨宣諭田應寅所陳可行以大理敵狡穴  
併力驅之名義甚正降下應寅書令臣條具進呈  
臣締觀奏劄恭誦宸謨將使一大治而終身創此

忱兵家擣虛批亢之良策但詳應寅之議欲得制  
蜀思播共出兵三萬雖曰欲各取某路而入其實  
同取烏蒙一道而南是乃唐韋臯遣崔佐時出南  
詔之路有此兵力有此糧餉又有此三萬人之大  
將方可用其說然勝負猶未可踰度此荆蜀事也  
陛下必已與荆蜀二閫圖回審度臣不敢妄議其  
中一項欲別遣兵一萬戍廣西陽為守備陰圖夾  
擊若荆蜀進兵亦令間道相應此則廣右地分陞



下所以俯加諮訪俾令條進者必以此臣雖文吏不能親履行陣癸卯在淮嘗遣文德出河南周岳擣膠西各不過三千人辛亥復襄屢遣偏師如溫和馬榮閻忠輩各不過千百人攻撓敵壘直至商號嵩裕等處屢能挫其姦謀先發以制其入皆勝而未嘗忽彼敵虎狼也忱難與之當正正之陣乘其罅隙出其不料彼以冬入我以暑攻此策固亦足起人意但廣右之路自邕至大理謝濟昔徑凡

六十程道里既非素諳蠻徭且多間隔只作萬人  
兩月糧餉合計一萬五千石兵卒既不可以自齎  
夫運則未免於倍給樵蘇後爨即士有饑色必有  
此兵有此糧有此將帥有此夫役屯之境上乃可  
俟報而進若欲責廣中事力則未易辦此也而况  
嶺蜀皆與大理接境地之相去奚啻六千里

謝濟自邕

往六十程韓鈇行自蜀往四十程且以此計約上項里數師期相應要亦難準

此又不可不審議者更乞陛下深入聖筭臣邊吏

惟知恭奉以聽指縱臣恭讀聖訓再竭愚思竊惟  
越數千里以攻人兵法所戒用寡猶可用衆恐難  
臣憤邊患之憑陵慮幹腹之侵食乙卯春在蜀常  
有此心曾命俞大忠往語其父興密選精兵三千  
人多給資糧令自擇器甲許以重賞命一驍將董  
之取沈黎出大渡俾之取便擇間徑擣苴咩俞興  
父子已從臣意願為効力亦既密作區處矣繼因  
蜀士略聞此說譁然有辭以經營分表見議時臣

與蜀相蜀閬共事亦中畏遂輟今皆可覆也倘為  
此舉自沈黎而往比之荆渝思播出師道路固適  
比之南邊則尤捷然此亦正如博奕豈敢謂必勝  
而擲兵一出境便當置成敗於度外成則如馬降  
之於木機能否則如李陵之於匈奴成則固可以  
遠振國威否則亦不至大損元氣當時亦只慮此  
將才為難耳機會一失徒言何及茲因聖問俯逮  
併敢僭布或可尚備採擇伏乞睿照

一恭準聖旨宣諭安南被兵只得助之以結其心臣  
近已具奏比者邕州備錢興所言得之偽太師者  
謂敵兵去冬雖犯其境當月即已退師邕南雖與  
相去僅十餘程近皆未有續報春水已生天氣漸  
燠事必稍寬所謂以力助之必待其請乃可不然  
適召疑爾又準宣諭制司財計且於廣東通濟應  
融仰見陛下矜恤其闕乏臣謹當恭奉但嶺表雖  
有東西之分其實相去水陸甚遠所謂財計除朝

廷總所綱解之外竊恐無贏餘可撥若令加賦於民則臣所不敢容續體訪聞奏又準宣諭如尚欠兵力添戍斟酌奏聞更當那撥臣尤見陛下軫念其單虛目今諸州駐戍實共管九千八百五十人

靜江府四千三十八人邕州三千六百七十人宜州一千四百五十人融州二百七十二人欽州三

百二十人分布諸邊固自不足但臣屢會漕州取索糧

數猶未知糧儲之多寡則兵數增益未敢遽議抑慮春深瘴鄉氣候漸生撥之諸邊此時只得減戍

未知所處併容續次討論以聞伏乞睿照右謹錄  
奏聞謹奏

貼黃

臣守湘八月中間衡州耒陽縣管下鄭學從李文濬  
等以爭錫坑互相讎殺準省劄行下區處已招諭到  
鄭學從學全李文濬鄧三二等四名見送潭州獄究  
對結絕又道過永州適值東安縣寨丁燒毀縣治劫  
掠六百餘家招諭弗從調兵收捕今已擒獲賊首鄧

義華蔣宣等九名見今永州解赴安撫司根究處斷  
其餘脅從因治並令復業一行立功將士續具申推  
賞已各具申樞密院外伏乞睿照

回奏計約糧餉

臣近準正月三十日聖旨宣諭令具邕宜融欽合用兵  
數又準二月六日聖旨宣諭如尚欠兵力添戍斟酌奏  
聞更當那撥仰見陛下惠顧南鄙之切臣前支米三千  
七百五十石乃不容不預計者此止是以糧計兵若漕



司券錢則在不計筭之數欲望睿慈且與椿辦荆淮  
精兵五千人候秋防日發遣入廣若欲更增添萬兵則  
當下漕司先與增辦萬人糧食庶免乏興所有兵糧計  
約大略已開具在前謹具奏聞伏乞睿照

回奏宣諭呂鎮撫事

臣三月初二日承閣長鄧允中二月十七日巳時恭傳  
聖旨宣諭以繳進文德書言大理事令臣因書勉其留  
意黃平諸處闕隘等且準聖訓念其一行有勞及保全

之臣仰見陛下虛心採聽惠念將臣使文德聞此恩言  
豈不感激思奮捐軀報効臣今既入廣雖與文德聲迹  
相遠自當貽書恭傳聖訓矣又準聖諭勉應飛之速行  
遣鄮進以為助臣前月十五日五事之奏已吐露悃悞  
正俟處分使應飛可與協力豈敢弗共委慮緩急踈悞  
不容共事恭惟陛下明並日月自可博訪臣為公非為  
私也鄮進亦只是禦侮之不可使為將不可使為守却  
非劉雄飛之比聞雄飛正月二十五日已離建康之龍

灣切恐徘徊別圖改易欲乞聖斷促令之任所準令臣  
日下拜新命臣約十一日奏更旬日必領回降豈敢以  
淹君命又準聖旨安南受兵不可不助臣前已屢奏彼  
國既已息兵未易輕議臣此兩日間連得邕州雲拱兩  
狀申到虞大友黎明等往彼國回歸供祈事宜所傳敵  
報既可慮而陵情亦可疑不容盡諉之難信臣已摘出  
檄申密院及詳見小貼以臣愚見彼國九月嘗陳表奏  
陛下降詔賜賚足示羈縻今恐不可自失信義只當速

遣因以覘其虛寔至若邕欽宜三處作急措置敢不敬  
遵聖訓但三城邕上粗備欽無城宜新城徒築舊城未  
葺皆不足恃如戍兵非不欲多請而漕計則告乏支時  
方向災只當減戍倘欲增益須俟秋期非預辦錢糧不  
可臣於前遞已具計約兵糧大略陳奏臣與文德書惻  
然之語乃自及犬馬之衰懼無以報稱非為文德設也  
恭誦訓勉敢不服膺謹錄奏聞伏乞睿照

回宣諭印漕免入邕等事奏

三月十一日遞到恭準二月二十四日聖旨宣諭印應  
飛免入邕筦已降鎮撫劉雄飛兼守之命而臣兼漕臣  
仰見陛下量包天地明並日月好謀能聽昭示至公為  
官擇人不憚改命臣三援聖訓不勝感激敬嘆伏念臣  
於印應飛素無嫌隙若當時正留在桂何敢有言既俾  
往邕寔恐悞事臣亦不敢多述姑舉其槩去秋南邊本  
無它警而謂敵之相去止五六程皇惑朝廷搖動隣境  
如泣涕以對僚屬繼行李之下城遣家屬之出境諭士

民之避兵幾欲調兵登城守禦倉卒挑石伐木築堡七  
星自知其不可於是改浚濠河大拆民舍日役夫丁萬  
餘勞費四五月嗟怨滿路而修浚規畫且不足恃舉措  
如此可再往守邊此臣之所以不得已而告之陛下也  
然其在任僅七月已進閣四秩而去朝廷已不負之矣  
今聞或者指為無罪必是貽怒於臣伏望昭回天鑒保  
全孤遠至於蕪漕則臣既易其去豈敢受其職近已具  
奏辭免矣臣又準聖訓臣拱除動恐雄飛遲滯拱不復

為後人計有何人可暫攝臣尤服陛下宸慮之周但臣  
聞雄飛正月二十五日已離建康今近五旬度到此亦  
不遠幸而應飛近起發未久未曾到任若又差一官往  
攝則州郡又是一番酬應倍多耗費臣已致書於拱囑  
其留心職事一日必葺去如始至以俟新政臣見欲委  
官一員往邕點視庶不敢廢弛亦當一面差人沿路趣  
雄飛之戍矣邕州既除雄飛已自得人但欽見關守宜  
守汪雷發病融守朱煥將替

融新守聞已差人未  
知其於邊事語否

此三

郡却望宣諭廟堂早擇守將或許容臣踏逐聞奏此不可緩取自聖旨謹錄奏聞伏乞睿照

貼黃

臣切見廣中糧餉至急全望一稔而田里自去秋不雨田未耕墾日切隱憂臣所以放還丁夫且令從事農種連日以來雨澤應禱却已霽需所合奏知伏乞睿照

安南求援奏



臣切見今日南邊之事備敵固急而應交尤不可視為  
緩蓋敵之南侵右特磨左安南乃必由之路特磨猶間  
有險安南則多平夷今兩地戎馬皆闖其境矣特磨耗  
蕩之餘遺民各入險自保猶未見有它證安南則去冬  
雖被兵兵退則返猶有餘燼其與邕南邊面寔為唇齒  
彼之籬落不撤我之門戶尚安春夏猶可無虞秋冬寧  
免有警倘彼弗支則此波及矣臣故曰備敵固急所謂  
應交尤不可緩則交人傷弓警木已覺孤危執檄束手

正思避就近觀邕州繳到其國三牒中求兵援臣已繳  
申朝廷又據節次邊諜近傳敵介間到交境或諭修路  
或索執俘以此切料交情似乎漸為敵誘其所報分路  
所請乞師正以觀吾之所答離附之機寔在於此臣竊  
伏思念交非彼敵也再至不走則降邇者連準密旨宣  
諭或令夾擊或令助之仰惟聖主兼愛之仁式副小夷  
求哀之請救災恤遠此固邊臣所當遵體但臣之所慮  
軍旅越境而出此非細故資糧靡屨猶所未問而王師

一動方外共覘兵少不足以示威兵多又苦於無力多則貽疑異少則啟玩侮應之未必能彌敵患不應則恐遽失交心此不容不預為之慮者目今廣右駐戍通管不滿萬人秋冬邕屯多不過四五百人爾萬一敵人再入交境廟謨遣助鄰請索兵於是時也將以兵若干人往大凡家有餘力則可及鄰內或自虛豈堪事外此臣朝夕在念未知所處不於此需暇之時先圖惟其定說臨期倉卒何以醕酢將應與不應俱罪矣比繳彼國三

牒伏想廟堂必有處置臣昨以荅檢附邕州回報是亦姑為寬展恐其必再有求於我其許之將卻之或遷延待之春秋之義人臣無外交寔不敢輕易臣領事方新莫此為重用陳密奏上稟宸聰伏望聖慈或諭大臣處分或命近臣詳議授之成算俾臣得以遵守庶免踈悞不勝軍國之幸干冒天威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伏候  
勅旨

條具廣南備禦事宜奏

三月二十二日準三月六日樞密院劄子勘會廣南制置大使已到靜江所有備禦事件必已有規畫尚未據申到春防是時委不宜緩三月六日奉聖旨令臣日下條具備禦事件疾速奏申照對臣孤遠麤材誤蒙公朝不棄再命戍嶺入嶺雖已踰月建閫則未及旬當此身任憂危目覩事會春防雖過肝慮未寬臣豈不欲圖陳管見稟聽廟謨寔緣嶺表創生備禦欲為而氣力不及微臣疲於奔走至此而智慮已窮采之僉言未得長策致

勤督趣之旨不勝戰懼之至謹瀝愚衷恭具條奏如後

一備邊無如城守今南邊四郡邕城粗具欽城毀宜  
舊城難恃新城徒築融雖城未堅且無濠十數年  
來虛議論則多寔規模未立猶恃煙障未逼風寒  
今事勢既視前日不同惟有汲汲措置修竣乃為  
上策臣已選委官屬四人令鄭恭往邕州鄭益謙  
往宜州趙倫夫往融州章閱往欽州各令點視城  
池器械兵戍糧食及與守臣商確備禦事宜相與

區處但邊城須得諳練之守則措畫方合宜廣郡  
素無優裕之力非鑿空可辦事欲望朝廷遴選邊  
守其虛次者速差將上者加審邊州或以修後科  
請乞賜應副得此四郡粗成籬落庶謹隄防所有  
靜江城池則工役之浩費尚多病弊之當整不少  
前已令兩司官屬公共點視已未了去處并計約  
申上今專俟都統鄧進到司委令相度措置續具  
供申伏乞睿照

一言南邊備禦者必曰永平橫山以其正在左江右江也左江隣交阯右江接特磨敵若南侵必由之路議者欲屯兵置隘似起人意至勤廟謨為之督趣閫畫勉而膺承見諸文移姑曰圖備近據雲拱諸將之所相度今復據林開先之所點視其兩隘之不足恃亦可觀矣臣已具愚見載之公申劉尚去吳漢營纔二十里光武猶憂之今兩隘去邕皆數百里皆十日程又介諸蠻之中曾謂以千餘人



處一小寨而氣力可以自保乎聲勢可以相應乎  
近準密劄則朝廷亦既鑒此矣臣今專俟劉雄飛  
之到欲更與商確要是守則任之者寔難不守則  
議之者必衆敵不入則已寇入未必不委咎臣再  
三思繹昔十年前嘗有條奏乞於兩江重提舉之  
權擇武臣之材且廉者處之鈐路假之事力許之  
任滿與郡俾令經理修復聯絡省蠻措置保障今  
其策尚可行也苟得其人却使之擇險立堡自為

家基臨急添屯使有駐足亦不失先朝元置提舉  
之意伏乞朝廷更賜裁酌施行

一添屯先用計餉竊見嶺民計口而耕苦無餘積而  
且嶺米易腐不容久儲非比江浙之地有錢便可  
得米可以舳舻相銜甬道不絕也臣十年前帥此  
時米價每升多不過十錢今靜江米升三十八足  
矣邕州米升五十足矣民食既窘軍餉愈艱臣近  
會到漕計以見屯約見餉靜江見米止可支戍兵

至五月邕州見米止可支米戍兵至九月此外在  
道及指擬之米亦自有數若欲增調於兵戍必須  
預辦於糧食昔狄青之戍廣不過平寇朝廷猶下  
湖南全永諸州應辦糧食近臣欲以已撥潭州二  
萬碩米與全永上供米對撥請之總所亦嘗申之  
朝廷未報也如省劄所撥湖南憲漕司五萬碩亦  
未見起發矣此春水取運轉艱萬一屬歲無秋束  
手何措戍兵奚所仰食此尤為之凜凜者欲望朝

廷軫念下總所從對撥之令下憲漕催起發之綱庶幾不致乏興免悞國事所有向去秋成併望朝廷許於湖南近郡依時價量行和糴以濟關乏是亦猶以淮總而雜浙米之比也伏乞睿照

一邊頭遣戍不如移屯蓋遣戍則家糧生券一兵有兩兵之費越戍折洗往來有道路之勞移屯則不過一番支費可以永戍向來淮襄皆行之伏覩近降旨揮令本司措置造寨屋五千間以備遣戍竊

計廟謨必將移戍軍馬一項以重南鄙本司見議  
踏逐寨基計約工費申上緣桂林斗大一壘僅逾  
六里城中既無隙地可以起造城外非有險隘難  
以建立或者以為柳州之東泉市去桂二百餘里  
寔在邕宜融三州路口前帥徐敏子嘗有奏陳謂  
可以建戍隘可以開耕屯廣人多有是其說者倘  
於備邊力本以有益豈可以人廢言而弗行以臣  
所見則惟恐去水遠而糧運難通無城堡而營寨

難建欲委文武官各一員同往相助若或彼中果是利便續容具申如其不可則只得於靜江近城踏逐亦緣民丁數月勞役之餘方此得雨間耕未欲遽興此役以重煩擾伏乞少賜寬假一面措畫伏乞睿照

一除戎器以備不虞今日急務廣右習於承平之久甲朽鐵鈍備具素疎邇年以來雖科請於朝廷製造於連政以一路帥閫見管幾不能及荆淮一州

之所有今略點檢軍器庫寔數甲僅二千弓弩僅各六七百張箭止四萬弩箭止六萬鎗刀之類亦寡猶恐有不堪用者揆之荆淮制司庫管曾不能及十之一二於火攻之具則荆淮之鐵火砲動十數萬隻臣在荊州一月製造一二千隻如揆付襄郢皆一二萬今靜江見在鐵火砲大小止有八十五隻而已如火箭則止有九十五隻火鎗則止有一百五筒據此不足為千百人一番出軍之用而

閩府欲椿備城壁撥付列郡以此應敵豈不寒心  
且聞邕欽宜融四郡亦全欠軍器近據知宜州汪  
雷發所申乞下淮江旋借工匠製造已嘗備申于  
朝則可見矣一府猶不能足備四郡其何以遍給  
若非朝廷軫念於殿步司於鄰邕有管軍器去處  
多數科撥發下本司應副備禦目下自欲製造便  
有工匠有物料亦恐日力不及未能應用緩急以  
徒手當大敵委是可慮伏乞睿旨施行



一欽州守臣丁珪近以海舟請蓋與交為鄰慮敵再  
寇海道不容無備也臣得之體訪交人頗長於舟  
楫往時烏流鱗輩倚交為勢出沒鯨波常為並海  
患今所慮又非止一盜比不但欽當備雷廉接壤  
風帆迅速可至其可忽哉臣於去冬十二月祇受  
節制之命條具申上即曾以乞差廣東福建兵船  
千人戍欽為請一向未準回降近因丁珪經從於  
此臣委官再問欽之事宜又以此為言用敢復述

前請欲乞朝廷檢照臣十二月內條畫所申特賜從申差撥候秋防戍廣東今雖臣職所隸非得朝旨不敢輕調伏乞睿照

一廣西諸州頗多荒田往往茅葦相望不事耕墾非但民習於惰亦由州縣失於勸誘急於催科或謂春或闢一畝之荒秋則增一畝之賦此田里之民所以甘於淺種而薄收也至於在邊如邕欽等處則聞昔者膏腴今皆蕪廢此又邊民之苦於兵盜

而力所不及近亦多有建耕屯之請者切惟耕戰  
強國之本此寔急務豈可委之棄地不加申畫所  
有沿邊荒田昨徑司參議官謝圖南陳劄申請見  
委官相度今春耕縱不及事猶可為後計所有內  
郡荒田欲望朝廷頒降黃榜下本司揭曉諭民從  
事開墾如能施工用力許以官司全免收三年秋  
夏二稅其後兩年再與減租稅之半則廣民必有  
欣然而應者今却須下漕臣覺察州縣守令能勸

諭墾闢多者賞之其功效雖不見於目前必見於  
異日所謂金城積穀則羗人不敢動矣伏候睿旨  
一朝廷合二廣創閩正以廣西事力不及藉廣東以  
助之也兵財調度近雖準通融之旨  
在官者既有常額在民者不容復加臣豈敢妄取但以荆淮合  
閩事體言之京湖合則湖北帥司賦財制司得以  
取撥兩淮合則淮西帥司財賦得以取撥通用此  
例也今廣東自有經司廣西豈敢援此施之廣東

哉然有此名不可全無其寔哀多益寡亦平施之  
謙也今廣東臺閩皆一時才望當此南鄙艱難之  
秋倘念同舟其可杞魯肥瘠之不相恤今靜江驟  
創制閩軍兵支攜官屬請給方來其何以支若非  
通融補助無麩飢餓委難展布欲望朝廷劄下廣  
東經略司轉運司提舉司各於逐司公使錢內每  
月量行撥助稍有餘以補不足庶亦不失朝廷合  
閩之意伏候睿旨右條具在前其有思慮未盡陸

續以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再條具備禦事宜奏

照對臣近準聖旨宣諭指揮令臣條具備禦事宜臣已於前月二十三日嘗具奏申外今再加思慮又有合措置事件所合條奏如後

一沿邊諸溪峒舊來經司元無支犒體例去秋印應飛到任自特磨南丹羈縻諸溪峒皆與犒勞一次共用銀一千六十二兩錦段疋帛三百五十餘疋

雖為日未久既立此例諸峒便不能無望况今朝  
廷創建制閭豈容藐然雖是事力不足只得比前  
例寧略加厚亦與支撥銀錦疋緞犒勞一次俟即  
犒之後臣却當遍加撫諭糾合諸峒措置兩江俾  
於永平橫山一帶分任地方建立寨柵作連珠寨  
秋防各以峒丁強壯把守却令兩堡官兵頭目總  
而率之以正軍聯絡使如鹿之犄角其他寨隘所  
隸亦諭修令整庶幾可以張耀以壯邊隘見今講

行伏乞睿照

一橫山買馬自連年朝廷指揮住買諸蠻不無朕望  
近前帥申請言路建明皆欲再行措置但敵在大  
理至則醢去邊不遠不得弗防却是徐敏子之議  
謂朝廷只當守位買馬之約經司與邕州却當用  
通融之術用活法以處其說蓋欲自隨宜為之遇  
到則買也當年買馬在三月今已過時然訪聞諸  
蠻亦間有馬疋到橫山者邊將商旅私自貿易略



無禁止切謂買馬路通非但可以稍慰蠻人之心  
亦可因以覘敵在蠻中之動息今欲於橫山禁私  
易有馬到則從官買以鹽錦銀博易並不用招買  
官及文榜之類亦不用朝廷買馬銀兩自從本司  
同邕州為之見候劉雄飛到商確可否具公狀申  
伏乞睿照

一自昔守邊以耕屯為急務頗聞廣右邕欽等管下  
多有荒田可以措置近者經司以謝圖南之請亦

曾申本司行下相度緣邕欽皆未有正守雖有規畫未能奉行見此講究以候兩郡守臣商確又柳州東帛市控扼邕宜融三郡路口多謂彼中可以屯軍荒田可以耕闢臣猶以其不通水運且無城堡為慮今體訪得柳州形勢大江回環且水深可恃瘴輕可居或謂用工措置稍易為力可以屯軍作寨春夏使耕管下之荒田秋冬俾赴沿邊之戍守北之東泉相去止六十里有州城可依頗為便

利臣旦夕委官往彼相度或果可經理續次具申  
伏乞睿照

一廣右邕宜諸州連政以來止是經司安邊諸軍數  
百人分屯即未有江淮軍兵屯戍亦未嘗留兵度  
夏今屯邕州者三千餘人屯宜州者一千二百餘  
人融欽所屯却自不多見今靜江見屯江淮湖南  
新戍亦計三千九十一人春深皆合斟酌抽戍緣  
本司連準朝廷有添屯之命未敢區處近據邕州

諸戍將以軍人病瘴申乞歸司養銳兼廣右糧餉艱得若夏月食過則秋冬恐闕食今來切見湖南廣東兩項戍兵相去差近見令各歸司折洗候今秋八月初赴戍所亦可省四箇月之券食其江淮諸軍却相去遙遠暑月恐疲於往來只得且與留戍其在邕戍兵却當抽減來靜江養銳亦不敢盡虛邊戍已具公申所有朝廷近再撥京湖兵五千欲併候秋防取撥向後若得朝廷所支糧食備足

秋冬之間更得萬兵庶壯聲勢伏乞睿照

一屯兵先當計餉臣於二月二十八日已嘗具奏計  
約漕司見兵糧數日以聞惟恐郵遞稽誤未徹聖  
覽臣之所奏且以一萬五千人為約今朝廷再調  
京湖五千湊成一萬五千人不謂愚見已上合廟  
謨但一萬五千人以荆淮守一郡猶不足今廣西  
用守一路豈能足用多數辦糧以備向後多數調  
軍近日廟謨行下已自備盡但所撥廣西義米五

萬碩慮恐有其數而無其寔向來三政經略任內  
所撥今猶未運到今若以此為寔糧則誤指揮矣  
切見湖南潭州則去年十二月却見有義米九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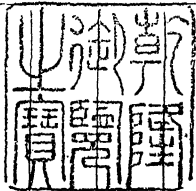
六千八百餘石

係寶祐二年三年  
四年五年分米

衡永全之間亦

須有之所欠者水脚欲望聖斷特與改科所有和  
糴則乞許於湖南近郡通融措置又朝廷近撥湖  
南憲漕司米五萬碩亦並未運發乘此春夏水泛  
若失措置後將無及已各具公狀伏乞睿旨施行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可齋續藁後卷五